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蒲松龄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昆明大观楼



5.16
48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蒲松龄小传

孙灿平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蒲松龄 小传

孙灿平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

2003年3月第2次印刷

ISBN7—80521—845—5/K·115

定价: 136.00元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少年才子..... (1)
- 二、南游幕宾..... (16)
- 三、舌耕穷儒..... (39)
- 四、聊斋志异..... (87)
- 五、巨星陨落..... (103)

一、少年才子

一行大雁轻盈地掠过湛蓝的天宇。雁影滑过清明如镜的河面。河面上偶尔荡起阵阵涟漪，那是几只悠闲的鸭子，三三两两，轻拨碧水。拂开纤长的柳条，弄碎丛簇的云影，给静谧的小河平添了几分生动。岸边芦荻瑟瑟。绿杨婆娑。薄暮时分，斜阳如善睐的明眸，余辉洒满河面，浮光跃金——般水，宛如一条美丽的飘带，因势逶迤，腰肢款摆，来到了满井庄。

庄因井名。在村庄的东面有一口神奇的井，人称“满井”。因为井中的水终年不竭，汨汨而出。水满而溢，淌过青石，漫过碧草，宛转曲致，自流成溪，冉冉不绝。在溪水两岸，植满了柳树。岁月沧桑并没有给这些柳树带来多少残害，反而使它们显得愈发繁茂。盛夏时节，烈日当空，两岸的古柳环合笼盖，将溪水拥在怀中。溪映柳影，柳剪波光。溪与柳浑然融为一体，故满井又名“柳泉”。那匝地的柳荫自然成了人们避暑憩息的绝好处所。过往的行者耐不住太阳的炙烤，舀一勺清冽甘甜的溪水解渴，掬一捧莹碧沁凉的溪水洗脸，一路的劳顿焦躁立刻烟消云散。清风满怀，真恨不得就此在青石板上长

睡，不复赶路。满井庄的人们得地利之便，一到黄昏饭后，便云集溪边。孩子们自然是最高兴的，他们在树丛间追逐嬉戏之后，便会偎在大人们身边，听祖辈们谈古，听父辈们说今。但最让他们听得出神的，却是那些有关于家乡的古老的传说。月下柳影中，村里的老人说：在那云雾缭绕的山峰上有个“仙人洞”，洞里藏着一种神奇的谷种，撒下去，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它就会发芽、抽穗，直至缀满金灿灿的稻谷。奇幻的故事使孩子们闪亮的眼睛都仿佛成了天上的星星，月色中那张张纯洁稚气的脸上写满了对神异世界的憧憬和向往……

美丽的般河，妩媚的柳泉，动人的传说。——这就是满井庄，距山东淄川城东七、八里之遥的一个小村庄。风雨飘摇千百年，到了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这个平凡的村落终于将出世一个不平凡的人物。

此人才华横溢，笔落惊风雨、泣鬼神，但却“数卷残书，半窗寒烛，冷落荒斋里”，他的文言小说，在中国文学的群山中，横空出世，卓尔不群。

正是春末夏初时节，四月十六日，夜。

满井庄人蒲槃点燃了书房的灯。摇曳的灯火如

同他的心情，高高下下，焦躁不安。窗外星光满天，看样子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。已经接连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，平日里滋润丰腴的般水现在也已干涸穷枯，土地龟裂得如同一张张饥饿可怖的大嘴巴。庄稼绝收，人们都快饿疯了，道旁溪边的树皮都已被人们剥光吃尽，听说有些地方开始拿人肉充饥，甚至还刨开坟墓争相吃死尸肉……。天灾人祸，使蒲槃不忍睹，不堪闻，又不敢设想：如果老天爷再这样干晴下去，百姓将何以存活？

这位凭窗忧民的蒲槃，字敏吾，系元代功臣之后。少年时家境贫寒，但勤于攻读，作诗为文效仿陶渊明，多次角逐科举场，可惜屡试不第，最终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。后来蒲槃索性放弃科举，经商致富。但在做生意的同时，仍不忘耕读。平日里他就在村野里巷过着淡泊的生活。他博学经史，学识之渊博甚于有些有名望的饱学之士，但为人谦和，从不显山露水。而且蒲槃虽然是个商人，但却决非为富不仁之辈，而是庄内外有名的乐善好施之人。一遇灾荒之年，他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给饥苦的左邻右舍提供救济。他所积攒的钱财，大多用来扶危济困，或用于村里的一些公益事业。因此，论家产，蒲家最多只能算是个中等人家。像今年这样的重灾之年，蒲槃即便想要救助天下苍生，也是心有余而力

不足，只能徒叹奈何。

令蒲槃不安的还有一件事：妻子董氏分娩之期已至，不知妻儿能否平安，生男还是生女，令人牵肠。想到孩子，蒲槃忧虑的眼中才漾起一汪笑意。多年来，他一直膝下无子，不想不惑之后，竟连得二子(长子兆箕后来不幸夭折)，现在董氏腹中的应是第三个了。蒲槃在心底希望这第三个也是儿子。因为尽管他当初放弃科举，隐迹乡里，但一直认为一个人通过苦读求取功名才是正道。蒲槃将自己未能成就功名的遗憾埋在心底好多年，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了却他的这份夙愿，位列三甲，功成名就啊！

灯火依然闪烁不定，夜已渐渐深了。蒲槃经过一天的劳累，在一番思虑之后，恍恍惚惚，不知不觉地滑入了梦乡……

梦中依然是这样的夜晚，空气中游荡着若有若无的雾。一个骨瘦如柴、病歪歪的和尚，袒露着一只肩膀，竟跌跌撞撞地从月光中径直朝蒲槃走来，目不斜视地走过蒲槃身旁。这时，蒲槃清楚地看到那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一块铜钱大小的圆圆的膏药。蒲槃正欲施礼询问，却不料那和尚竟一步跨进了董氏居住的北房……蒲槃大喝一声，猛地从梦中惊醒。

夜寂寂，正是戌时时分。

忽然，北房一阵婴儿清脆的啼哭声划破了长夜的沉寂，带着一种饥荒岁月难得的活泼泼的生命力，在惊魂甫定的蒲槃心头卷起一阵狂喜。

一个新鲜红润的生命不久就被抱到了父亲怀中。“是个男孩！”蒲槃欣慰地想。他下意识地撩开裹住婴儿的衣服，当目光触及孩子胸前那铜钱大小的黑痣时，蒲槃顿时愕然：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昭示吗？蒲槃百思不得其解，但他坚信这个梦是个吉兆。这个随梦而来的孩子，以后成为蒲槃所最钟爱的，他被取名为松龄，字留仙（后又字剑臣，号柳泉居士）。

一个仙气十足的名字。

日升日落，光阴荏苒。世事变迁，江山易主。公元1644年三月的一天，从西北方向骤然刮过来一阵大风，浓厚漆黑的云随即沉沉地压住了淄川城，明亮的白昼霎时间变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。三月十九日凌晨，李自成攻入北京，崇祯帝自缢身亡，历经二百余年的明王朝就此覆灭。四月二十九日，李自成登帝位；五月初二，吴三桂引清兵入京；十月初一，六岁的清世祖（福临）在北京即位，号大清。

天下大乱，原来的明朝臣民一夜之间成了大清

子民。但无论世事何更替，都留不住逝如流水的岁月。又是几年过去了，小小的满井庄中，当年抓呱呱落地的婴孩弹指间长到了十一岁，蒲氏宅院中又多了一位读书人。

继松龄之后，蒲槃很快又添一子。嘴巴一多，本来已不宽裕的家境不免变得有些捉襟见肘了。请不起老师，蒲槃只好自己充任孩子的启蒙教师。在父亲的引导下，蒲松龄和他的兄弟们一道，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出发，登堂入室，开始了他的求知生涯。

少年蒲松龄很快便显示出了他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懈的勤学精神，而且蒲松龄聪慧过人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无论经史，过目能诵。熟识了四书五经之后，他又开始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以及其他各种典籍。春朝秋夕，晨诵暮读，如一只辛勤的蜜蜂，遍采花蜜，孜孜不倦。李白的诗思遒飞，诗仙风范；《庄子》的汪洋恣肆，瑰丽文笔，都令蒲松龄为之击节再三，不忍释卷。

蒲松龄深知学以致用道理。他习读古人的诗文，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提笔仿写。但他绝不简单地重复前人，而是细心揣摩古人诗文的结构，把同一题材的不同作者的诗文集在一块，反复比较、研读，然后综合多家之长，为我所用，慢慢地琢磨出

属于自己的独特章法。时间一长，父亲蒲槃的书房已没有松龄可读之书，而蒲家此时的家境，已不允许拿太多的余钱用以购书。但蒲松龄求知的步伐并不因此而受阻。他开始从别人那里借书，有时甚至将整本书都细心地抄录下来。从蒲松龄留存后世的手迹来看，他的书法也很有功力，苍劲潇洒，自成一家，这与他少年时的勤学苦练显然是分不开的。

蒲松龄熟读诗书，小小年纪便学会了用自己的是非观来分析判断事物。他八岁那年，父亲蒲槃率人在家乡顽抗劫富济贫的谢迁义军，致使义军不得不绕道攻打淄川城。父亲的这一举动，大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，并被载入县志。尽管当时蒲松龄尚处年幼，无力干涉此事，但从蒲松龄后来对父亲的这一所谓“守村义举”讳莫如深的态度来看，他并不盲从父亲，相反，在他以后的某些作品中，分明还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的同情。

就这样，数载寒窗苦读，蒲松龄浸淫于典籍之中，深受中国古典文学、哲学的熏陶，并以自己尚嫌稚气的判断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，厚积而薄发，如今，只待时机一到，他的才华便会如满井之水，满而溢，涓涓不止。

顺治十五年(1658)春。草长莺飞，清风剪剪。

柳泉旁，般水畔，古老的柳树上缀满了鹅黄的嫩芽。小鸟在青山秀水间啁啾不已，村里的孩子开始在田间泛青的阡陌上追逐嬉戏，兴奋的脚步惊起了多少睡意朦胧的生命。

新婚不久的蒲松龄接过母亲为他打点的包裹，转身踏上了春光洋溢的乡间小道。蒲松龄此行是去参加童生试的最高阶段——院试。在此之前的县试和府试中，蒲松龄凭借自己超人的才学和不凡的文笔两次独占鳌头。艺高人胆大，小试锋芒之后再赴考场，蒲松龄全然没有赶考者常有的忐忑，他自信能够顺利地通过院试，得中秀才。一路上天高云淡、风和日丽，令他心旷神怡。但在困乏休息时，他就会想到出门时伫立在门口为他送行的亲人：父亲、母亲和新婚的妻子。尤其是父亲，持家的艰辛已使他老人家两鬓霜白，但他对儿子得取功名的热望却依然不减，蒲松龄走出很远仍能感受到父亲眼中闪动的殷切目光，这使他不由得加快了行速。

主持这次院试的是山东学道施闰章。施闰章是当时文坛巨擘，博学多才，而且求贤若渴，唯才是举。顺治十四年(1657)，蒲松龄的同窗挚友张历友参加童试就幸遇此人，以一首《画牛》诗深得赞许，被“面许采芹”，得中秀才。

这次，施闰章所出的题目是《蚤起》和《一勺

之多》。

试场里静悄悄的。有人苦思冥想，有人奋笔疾书。蒲松龄面对考题，略一沉吟，然后饱蘸浓墨，从容落笔：

“尝观富之中皆劳人也。君子逐逐于朝，小人逐逐于野，为富贵也。至于身不富贵，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，而犹恐相见之晚。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无所事者，非放达之高人，则深闺之女子耳。”

好一段辛辣的文字！那些自诩为“富贵中闲人”的人，在蒲松龄的笔下，都成了为富贵而奔忙的“劳人”，仅仅两个字，就使那些虚伪的富贵者丑态毕露。而那些并不富贵的人，死乞白赖地伺候在富贵者的门口，生怕相见太晚，错过了溜须拍马的机会。寥寥几笔，却活脱脱地勾勒出了钻营之徒的猥琐嘴脸。

施闰章不禁为之拍案叫绝。

作为一个开明无私的主考官，施闰章如同一位淘金者，只不过他淘金的目的不是为己，而是为国。蒲松龄的这篇文章就如同一大堆沙砾中的金子，熠熠生辉。施闰章兴奋难捺，提笔在卷后批道：“首艺空中闻异香，百年如有神。将一时富贵丑态，毕露于二字之上。直足以维风移俗。次，观书如月，运笔如风，有掉臂游行之乐。”

蒲松龄自然流畅的文笔，力透纸背的勾勒，使人看了之后高兴得想要甩着胳膊去游玩，就连施闰章，这位清初文坛出类拔萃的大诗人也为之折服。蒲松龄凭借此文再次荣登榜首，并以县、府、道试第一的骄人成绩补博士弟子员。一时间，“淄川才子蒲松龄”名动四方。

这次考试，蒲松龄充分展示了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老练的文笔。但他那种初生牛犊的锐气，针砭时弊、讥讽世事的作风，与封建统治者设立八股取士的目的格格不入，若非得遇施闰章这样不循成规的主考官，换上个道貌岸然的礼教信徒，蒲松龄此番恐难逃名落孙山的噩运。

良驹得遇伯乐，蒲松龄生命中的这一时期春光旖旎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才子蒲松龄有两位知交：张笃庆，字历友，号昆仑山人，是明朝大学士张至友的曾孙，十六岁得中秀才；李尧臣，字希梅，号约庵，家中藏书千卷，爱好金石，十五岁得中秀才。他们两人都比蒲松龄小三岁，童年时期便与蒲松龄相识，平日里寒窗伴读，互相唱和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顺治十六年(1659)的一天，三人又聚会在李

希梅的“醒轩书斋”，清茶袅袅，诗兴浓浓。三人本是意气相投，加上新科得意，小酌赋诗，高潮迭起。无奈日薄西山，只能作罢。意犹未尽之际，不知是谁提议：既然大家都是文章知己，何不结成一社，以便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切磋呢？这个提议一出，几个人杂然相许，刚要散去的聚会又重新出现了高潮。大家开始热烈地讨论从社名到结社宗旨的各种问题。最终决定将社名定为“郢中诗社”，并一致推举蒲松龄草拟《郢中社序》。

蒲松龄也非常赞同成立这样一个诗社，童试之后，尽管他已声名远播，但一点儿都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。蒲松龄明白，自己现在充其量只能算是初步功名之途，如果想要在日后取得更大的功名，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学问是不够的，只有多与他人交流、切磋，互相取长补短，才能有进一步的提高。当天晚上，蒲松龄便展纸研墨，拟就了《郢中社序》。在这篇序文中，蒲松龄鲜明地表白，结社的目的在于“学问可以相长，躁志可以潜消，于文业亦非无补”。同时，从这篇序文，我们也不难看出蒲松龄对朋友聚会的态度。他举了一些“酒朋赌社”的例子，认为这些人宴集时肆意哄闹，“耗精神于号呼，掷光阴于醉梦，殊可惜也！”，而“良朋聚首”，应当以诗言志，携手同进。

与蒲松龄、张历友、李希梅一道结社的，还有一人，姓王，名牲，字鹿瞻，是张历友的表兄，也是淄川城里的读书人。但此人生性懦弱，他的妻子又蛮横无理，以致于王鹿瞻的父亲因不堪凌辱而流离他乡。蒲松龄憎恨王妻的凶悍失德，也讨厌王鹿瞻在处理此事时的软弱无能。后来，当游学在外的蒲松龄得知王鹿瞻的父亲已奄奄一息，即将客死他乡时，他立即写信给王鹿瞻，“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，又不如孤犊之从母，以致云水茫茫，莫可问讯，此千人之所共指！”（《与王鹿瞻》）他请王鹿瞻赶紧“戴星而往”，将老父亲接回家中，“不然，迟之已久，则骸骨无存，肉葬虎狼，魂迷乡井。兴思及此，俯仰何以为人？”（同上）

同为郢中社友，蒲松龄与张历友、李希梅的友情历久弥笃，但却一直疏远王鹿瞻，蒲松龄“择善而从”的交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诗社的成立，给秀才们的生活平添了很多情趣。他们常常结伴出游，或夜宿古刹，或泛舟西溪，有时把酒临风，有时对月高歌。从郢中社留存下来的诗文来看，他们的这段生活，可谓悠哉游哉，无忧无虑。

然而，当施闰章卸任归里，蒲松龄在科举场上的好运道似乎也随之而去。顺治十七年间(1660)和

康熙二年(1663)的两次乡试，蒲松龄和张历友都铩羽而归，未能如愿中举，踌躇满志的秀才开始感受到了仕途的艰辛和沉重。这两次失意尽管还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自信，但毕竟在他们心头投下了一块阴影。只是当时他们未曾料到这片阴影的可怕，将一直笼罩他们的一生。

意气风发，逍遥自在的生活随风淡去。蒲松龄继续他的苦读生涯。

淄川西南五十里盘山中，有一座青云寺。四周层峦叠嶂，横亘绵延。参天古木枝繁叶茂，风过处，日影摇摇，松涛阵阵。春日里，山间的新绿丛中会蓦地闪出几株粉色的桃花；深幽的山谷中传来清脆的鸟鸣，循声望去，只见潺潺的山溪畔柳影淡淡，宛如一簇轻烟，正有一只玲珑的小鸟穿过柳烟振翅疾飞，掠过山尖，隐没在群山之中。

大约在顺治末、康熙初年，蒲松龄就曾在此读书。青云寺幽僻宁静，景致宜人，但蒲松龄无暇游赏。为了求取功名，他手持经卷，寂守青灯，过着“半窗风雨夜挑灯”的生活。青云寺前的流云飞霞，多少回复诵着他琅琅的读书声；青云寺内的晨钟暮鼓，又有多少次惊动他凝然的神思。吟诵声中迎来了春花秋月，笔墨痕间送走了夏雨冬雪。

然而，青云寺中自甘寂寞的岁月依然没能使蒲